



小城美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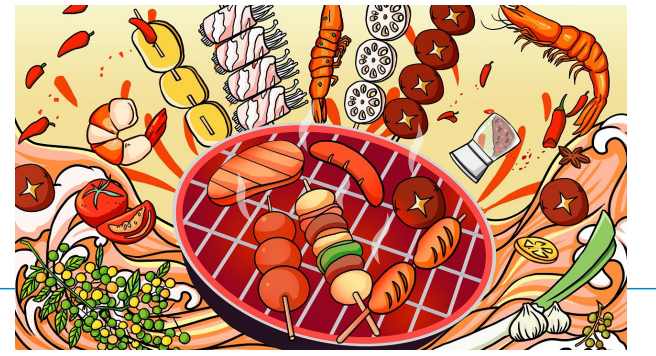
李奕莹
漯河市是首家中国食品名城，除了双汇火腿肠、卫龙辣条、北京方便面等耳熟能详的知名食品，还有星罗棋布于大街小巷的各类小吃。

作为一名从初中迈入高中的学生，除暑假外，活动范围大抵是围绕学校和家划定的同心圆。如果想加个餐或者换口味，也都是图快图方便买些小吃和快餐。于是，肉夹馍、关东煮、米皮、面皮、烙馍卷菜、菜馍、月蒸肉、热干面、炒粉……便成了抚慰味蕾的“常客”，出餐快、就餐方便，甚至可以边走边吃节约时间。如时间稍稍充裕，便可以入店品尝或外买点一些过桥米线、螺蛳粉、鸭血粉丝汤、麻辣烫或烧烤等，体验别样的美食。如果恰逢假期，便能和家人或朋友相约外出，川渝火锅的麻辣、东北大鱼的鲜嫩、新疆羊肉抓饭的唇齿留香、信阳炖菜的汤汤水水……无论是熟悉的家乡味道，抑或是偶然尝鲜的异域风味，美食可随时满足我们味蕾，体会享用美食的那份满足和欢乐。

闲暇时，同学们也会交流哪家的小吃物美价廉，美食地图便在口耳相传中细细绘就。美食小吃，即使是固定商铺，也有很大的流动性，更不用说流动摊贩了。能有一个口味不变的小店“长相厮守”，绝对是一件幸事。我就曾经因为常去的一家米皮店倒闭而懊丧许久。当然，也因为学校对面对一家蒸豆腐脑店的长久陪伴而成了它的资深老饕。

或许，将来的我们会离开家乡奔赴大江南北求学抑或就业，但无论身在何处，那熟悉的家乡味道总能唤起我们的思乡之情，而那些陌生的异地风味，也会为我们打开全新的世界。最是难忘家乡味道。记忆深处，你我心间肯定会有那个叫漯河的小城，也肯定会有记忆深处的某种美食，以及美食背后那份美好的回忆。

一座小城，千般滋味。美食承载的不仅仅是味道，还有一种思念、一种记忆、一种情愫、一种精神的传承。



别样情怀

家有大鹅

李伟锋
上小学时，我家养了两只鹅，一公一母。

两鹅常在压井旁、石榴树下优哉游哉。撒粮喂鸡、喂鹅时，公鹅带母鹅奔来，扇翅膀赶鸡。母鹅跟公鹅吃东西，公鹅从不抢。

母鹅要下蛋，准是回家下，谁都拦不住，从不迷路，不像鸭下蛋，走哪儿下哪儿。母鹅生产，公鹅站岗。

鹅是“移动的报警器”，战斗力爆表，见了狗，敢把狗斗得灰溜溜地逃走。难怪绍兴的师爷称鹅为“白狗”。

那次，我家公鹅和别的鹅斗。它紧盯对手，头高昂，不怒自威。大鹅出征，寸草不生。它阔步向前，威风八面，弯弯长脖子，用喙啄，用翅膀扇，几乎飞起来进攻。打赢了，它扑扇扑扇翅膀，伸长脖子，仰天高歌。

鹅看家是高手，出门是保镖。那时，我上学，鹅陪我到校门口。路上，伙伴和我背着：“鹅，鹅，鹅……”

几年前，朋友要送我三只鹅，他没空捉，让我到他的鹅场去捉。鹅场是个五六亩的方坑，坑深两三米，坑里有几个大小不一的水注。400多只鹅，个个活泼可爱，眼大有神，叫声响亮。我追鹅，鹅满坑跑，大叫着，奋力扇翅奔逃，几乎是贴地飞翔。我攥紧一根长棍，左冲右突，边追边拦，汗水顺着头发直往下滴。就这样，为抓三只白鹅，我气喘吁吁，同鹅群周旋了三四十分钟才抓到。

后来，我姐又送我一只大鹅。爱人让邻居桃姐看，桃姐说四只都是母鹅。

我家附近有个长满荒草的院子，院里有牛棚，五六棵大杨树。我把牛棚改成了鹅房，放置一个特大水盆，靠墙种了一片玉米。

鹅出房，成群结队。要是把哪只鹅忘了，关在房里，哪只鹅就不高兴大叫。鹅出门，姿态从容不迫，队列整齐，睥睨一切，对行人简直视而不见。

鹅叫，沉敛，振翅，傲然发声。鹅这么“刚”，它的“曲项

向天歌”不像杜鹃优雅文艺，而像与天叫板。文人说，《咏鹅》展示了士大夫的高洁、稳健，志向远大。

鹅喜啄野菜、灰灰菜、野苋菜等。鹅常欢欢喜喜钻进玉米青纱帐里玩耍，吃草、吃玉米叶。鹅粪是玉米的天然有机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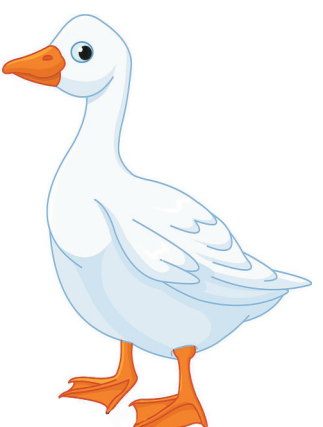
下的鹅蛋，除了给二宝吃，爱人还把刚下的鹅蛋给邻居桃姐。桃姐接过鹅蛋笑了：“弟妹，这鹅蛋还热着呢！”爱人说，吃鹅蛋可补中益气，让桃姐多吃些。

鹅爱到干净水里洗澡。天热了，鹅更爱洗澡了，天天要洗个十次八次。暑假，我常一大早添上满盆清水。临近中午，吃喝玩乐后，鹅排队准备洗澡，不挣不抢，一只跳进清水盆里，另一只等着。鹅洗完，出浴，秒变白天鹅，梳好羽毛，开心到飞。几只鹅排成横排，在院子里扯起翅膀，伸长脖子，仰天高歌。

午后，鹅们或在空地上亮翅，或在绿荫下低头沉思，或将喙藏在翅膀下面休息。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中，二十种“之”字写法各不相同，相传就是因为王羲之从鹅的体态中得到的启示。

有只鹅，瘦，长得慢，我们无奈卖掉。当时，我留了几片羽毛。后来，二宝用鹅毛笔写字，我就有一种亲近感。

搬家住进小区时，我把鹅都送给了桃姐。小区没有鹅叫，我暗自伤神，满脑子都是鹅。



本版组稿:孙建磊 陈思盈

一段春光属菜花

心灵漫笔

安小悠
1700多年前，西晋的张翰路遇一片盛开的油菜花地，被那铺天盖地的金黄震撼，挥毫写下“青条若总翠，黄华如散金”。黄华即油菜花，在我有限的学识里，以油菜花入诗的，他是第一人。“黄华如散金”，以散金喻菜花，没有比它更好的喻体了。

我的家乡位于中原地区，农人们喜种油菜。种油菜等于把花种在田野上，让田野变成芬芳的花园，有大片种植的，也有零星种植在地边或村头巷尾、房前屋后的。花开时节，大片的油菜花田宛如一张金毯子平铺在大地上，小块的油菜花田是工笔勾勒，蘸了黄墨，横竖撇捺地描画出粗浅不一的线条。有点、有线、有面，这样的组合谈不上规则，甚至有些凌乱，却是真正的田园诗意。朴素的村落因为油菜花的点缀生动明艳、甚至丰腴起来，放眼望去，“无限青青麦里，菜花黄”，金灿灿的油菜花成了大地最美的外衣。

有的植物是需要伙伴的，像蒹葭、萱草、月见草，都是成片才好，越大片越有气势。油菜花亦然，也不知是三月的哪缕春风携带了一星火苗，将碧绿的油菜点燃，星火燎原般

开遍大地。河滩里的油菜花宛如一条金色的带子，沿河依势随形，铺展而去，煞是好看。我不知道河流的源头在哪里，故亦不知道这里的油菜花要开到何方去，只觉得盛大的花事，非要开到天之涯、地之角不可。

一根细长的花茎，错落有致地伸出数十朵小小的黄花，像一个个探知世界的触手，众星捧月一般，把花蕊围在中心，组成一枝明艳的油菜花，“嫩蕊商量细细开”，一派纯朴天真模样，可以成诗入画。花分四瓣，每一片花瓣上都涂着一层薄粉，阳光下凸显微小的颗粒感，像是阳光的碎屑，风过花摇，闪闪烁烁，生出一种特别的璀璨。

鲁敏曾在散文中提过，城市的春天总是模糊的、相近和虚假的，乡村的春天才是货真价实的。在货真价实的春天里，最容易让人为之欣喜的总是油菜花。放了学，几个小伙伴像脱缰的野马，背着书包沿着田埂疯跑，油菜花开着，蝴蝶飞舞，幼小的心里第一次装进辽阔，在油菜花铺底的童年春光里，其他花开都是点缀、陪衬。油菜花是花，亦非花。在万花开放的春天，它不会嫉妒谁来人间一趟，并不是为了给春天添姿增彩，所以当

朱熹把春天的色调定为“万紫千红”时，它并未做任何反驳。它有自己的使命，开花只是履行使命的必经步骤。

油菜花谢了，结籽，细长的果荚先是泛青，后泛白，再泛黄，起风的时候，密密的果荚相互拥挤、碰撞。那“沙沙”的声响，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操着一枝无形的笔，正书写着一幅曼妙的草书作品，谱写着一首丰收的序曲。等到布谷声响起的初夏时节，菜籽饱满，便要收割了。成熟的油菜棵大茎粗，收割不易，力轻镰割不断，力重弄裂果荚，菜籽掉进地里。收割菜籽时，父亲赶紧踮着露水下地，这时油菜大概还在梦里，就被父亲用锋利的镰刀连根割断。有时刚下过雨，土松地软，父亲徒手就能拔出油菜。那时父亲年轻力壮，在油菜地里，弓着腰拔起一棵棵粗壮的油菜，一点儿一点儿往前移动，浑身似有使不完的劲……

被收割的油菜整齐地码在架子上。夕照西下，晚霞铺展的时刻，父亲拉着装满油菜的架子车走在回家的路上，晚风轻吹，路旁的白杨树“哗哗啦啦”唱着歌，风暖暖的，又凉凉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

青涩的香气。父亲说等菜籽榨了油，不仅要给大姨送两壶，去年伏天没少吃她家的甜瓜，还要给姥姥姥爷送两壶，菜籽油含胆固醇少，上年纪的人吃了对身体好……那时父亲还没有白发。

油菜收割回来，在平房顶铺开晾晒，晒干后打籽是母亲的活儿。她先在院里铺一大块塑料薄膜，取几棵油菜放在上面，用棒槌敲打，将菜籽从果荚里驱赶出来。这活儿看着不难却累人，尤其是敲打时菜籽壳灰末四溅，落在身上很痒，飘进鼻孔呛人。母亲往往要花上好几天才能干完。油菜籽粒很小，宛如黑沙。母亲把菜籽送到油坊去榨油，倒进去“黑沙”，流出来“琥珀”，那时我觉得每一个油坊主都是魔法师。

世上大多花只香一次，油菜花却有两次香，春天时作为花香了一次，等菜籽成油，烹出美食，便又香了一次。一段春光属菜花，或许那琥珀色的油脂，正是春光所凝。



雀梅争春

汤青摄

生活余香

春日荠菜香

赵倩
“二月天杨柳醉春烟，三月三来山青草漫漫……”这么美的歌，那么美的春光怎么能辜负呢？周日上午，我们踏歌而行，到地里寻找春天的一种野菜——荠菜。

说起荠菜大家都不陌生，麦田里、河堤上、果树下、大路边，一棵棵荠菜藏在草丛里。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长在草丛里的荠菜比较鲜嫩，周围的野草与它相伴相生，分走了阳光，抢走了养分，它却是青青、嫩嫩的，根也是细细的，吃起来清香滑嫩。

挖荠菜的过程像极了寻宝，当你看到一棵藏在野草中的荠菜时，立即眼前一亮，挖起荠菜就像捡到一颗宝石，如果发现一窝荠菜，惊喜的心情就像阿里巴巴发现了山洞中成堆的珠宝……

我最爱吃的是荠菜馅儿的饺子。先把荠菜摘去黄叶，掐去老根，用清水多淘洗几遍，绿油油、嫩生生的荠菜看起来赏心悦目。然后把荠菜在开水中焯烫十秒，迅速捞出，挤水后切碎。最后一步是把切碎的荠菜与前腿肉混合在一起，倒上香油锁住水分，再撒上调料、盐，搅拌均匀，馅儿就拌好了。包好的荠菜猪肉馅儿饺子一个个整齐排列着，像一群白鹅等着下河。煮熟的饺子，有猪肉的肥厚、荠菜的清香，好吃到咬舌头。陆游曾在《食荠十韵》中感叹：“吾德实易足，打腹喜欲狂，一扫万钱食，终老稽山旁。”

荠菜的吃法还有很多：拌上玉米面，水开上锅蒸六分钟，调一个生抽、香油、蒜泥、辣椒油、小米辣的蘸汁，是很不错的减肥餐。

春风岁岁拂面，荠菜年年生长，不正是我们无穷尽的宝藏吗？

诗风词韵

人间三月

廖洁
三月带来了春意
一切美好都在发生
花在绽放，树在发芽
河水潺潺向远方

阳光下
人们脱下冬装
连灵魂都变得很轻
仿佛与过去告别

天空中
第一只鸟飞落庭院，和后来的一只
热情地寒暄
是万物复苏，是久别重逢

三月
尘世丰富而辽阔
喜悦遍布
蝶翅上栖着风，眸子里走着云
到处溢着蜜、散着香
弹奏着一首动人的歌曲

春雷阵阵
混合着芳香在田野深处传唱
“人勤地不懒”，耳边民谣回荡
扛上锄，扶起犁
露水打湿裤腿，月光揽住人影
起早贪黑，日里夜里
一垄垄稼禾迎风招展
汹涌的新绿
铺就农家七彩生活的希望

三月
人们，争先恐后
踏上一趟开往春天的列车
缓慢向前，心怀幸福、感恩
和希冀

流金岁月

老家属院的记忆

穆喜才
我已经退休两年了，总是回想起多年前那段老家属院的生活。那时生活的艰辛、邻里之间的友爱、少年们的玩乐，如电影一般浮现在眼前。

当时，我住的商业局家属院位于如今的民主路与五一路交叉口东南角，东边是搬运大院，南边是供销社家属院，西北边是食品厂家属院，西南边是酱菜厂家属院。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样的家属院布满整个城市，如一家家属院、铸造厂家属院、化工厂家属院等。我和同龄人称搬运大院为老搬院——因为住在这里的是拉架子车搬运货物的职工。当时，这些单位盖的房子是免费分给本单位职工住的。

我家的房子在家属院最东头，并排有二十间房子。无论大人小孩进出院都要

经过我家门口。我家墙的东面是老搬院房子的墙仅有1米多，他们进出院时架子车常常碰到我家的墙角。

家属院的早晨是紧张的。每天早晨5点钟，睡梦中的我就听到屋外“倒罐”的喊声。据说喊“倒罐”的是附近的村民，一根扁担挑两个大桶，这两桶尿可顶一天的工分。这时，父母已开始做饭了。等我穿好衣服，母亲给我一张豆腐票和两角钱，让我到离家500米的五一路菜店买豆腐、绿豆芽。等我吃完菜回到家，父母已经把稀饭、馒头做好了。早晨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上厕所，我们家属院百十人，都要到附近老搬院的厕所方便。厕所的环境极差，排队的人多，上厕所的心情无法形容。

家属院的生活是艰苦的。我是家中的老大，不仅要干很多家务，还要照顾

弟弟妹妹。我们穿衣服根本不讲究，裤子上基本都有补丁。家属院里的刘姨、张姨是纺织品商店的职工，找她们买布头儿很方便。姨姨是裁缝高手，找她做衣服更方便。小伙伴老黑的妈妈是食品公司卖鸡蛋的，能够买到过期的鸡蛋。母亲在马路街百货大楼卖糖果，有时商店会有碎饼干降价处理，她常买回来给我们吃。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最好吃的东西。

家属院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运动类的游戏有藏猫猫、推铁环、打陀螺、拍三角、摔面包、跳皮筋、打弹子（玻璃球）、踢毽子、扔沙包、丢手绢等，智力类的游戏有跳棋、军棋、扑克等。我们家属院有二十多个小孩，一旦玩起游戏，整个家属院就会闹得鸡犬不宁。我们几个要好的小伙伴除了约好每天一起

上学放学外，还常在一起玩。当时家属院附近的五一路西边有一片红薯地，听大人们说霜打的红薯叶下面条好吃，我们就一起跑到地里掐红薯叶。看着我们背着书包的红薯叶回家，家长对我们赞不绝口。小玲爸送给我家两只兔子，兔子很快繁殖了几十只。我们就一起到菜市场捡剩菜喂兔子。那时候，漯河剧院经常演出样板戏，大人也带我们观看。刚开始看样板戏时，我看不懂，往往戏刚开始就睡着了，戏快结束时才睡醒。后来，经常听父亲哼唱，我也学会几段。如今，好多戏我还能哼上几段。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在当年的家属院充分得到体现，无论谁家有困难，都会有人义不容辞地站出来帮忙。虽然那时家家都不富裕，但我们生活得很幸福、快乐。